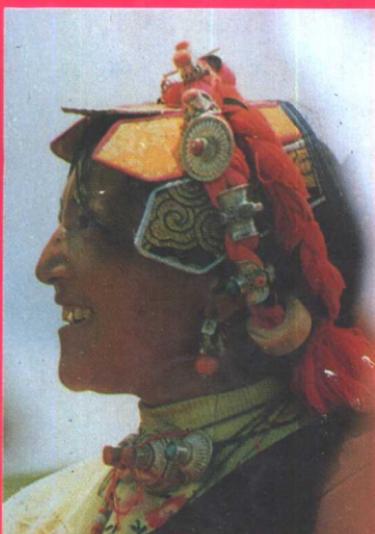


巴蜀民族风



王开友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巴蜀民族风情

王开友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成都

(川) 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李培英

封面设计：朱德祥

技术设计：宋 强

巴蜀民族风情

王开友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50千

1993年2月第一版 199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58 册

ISBN7—5409—0753—3/G·308 定价：4.70 元

目 录

前言	(1)
大小凉山的彝族	(1)
“现在‘彝’字好，米也有了，丝也有了”	(1)
人类历史上的一块活化石	(3)
“黑彝的脑壳一般大”	(7)
——彝族家支	
彝族的命名、称呼与家谱	(12)
原始宗教、神明裁决与种种禁忌	(15)
歃血为盟与历史佳话	(18)
独特的丧葬习俗	(20)
豪爽好客的彝族同胞	(24)
瑰丽多姿的彝族服饰与刺绣	(26)
成年礼	(32)
——换裙子·梳双辫·剪耳线	
奴隶制度下的凉山买卖婚姻	(34)
妙趣横生的彝族婚礼	(38)
居住·饮食·打牲	(42)
风行凉山的碗碗酒、砣砣肉、酸菜汤	(45)

美观雅致的彝族餐具	(49)
欢快的彝族歌舞	(52)
月琴丁当·口弦声声·木叶啸啸	(55)
摔交·蹲斗·跳火绳	(60)
欢乐的彝族新年	(62)
彝族人民的盛大节日——火把节	(64)
凉山古城——西昌	(68)
凉山新城——昭觉	(71)
“月亮之乡”的两颗玛瑙——邛海、泸山	(74)
四川的藏族	(78)
智慧强悍的藏族同胞	(78)
藏族命名	(81)
藏传佛教与善男信女	(82)
石巢·碉房·帐篷	(88)
绘画艺术·油塑工艺·卍字图案	(91)
礼俗·美德·禁忌	(96)
条条哈达寄深情	(100)
丰富多采的藏族衣饰、身饰、头饰	(103)
藏胞酷爱的工艺品	(111)
藏族婚俗	(114)
塔葬·天葬·水葬·土葬	(119)
边茶·清茶、奶茶、酥油茶	(125)
造型别致的茶炊茶具	(128)
视如圣灵之物的青稞、糌粑及其琼浆佳酿	(130)
藏族美食	(134)

——酥油·酸奶子·人参果	
灿若晨星的民间藏戏	(138)
粗犷奔放的“锅庄”，轻柔优美的“弦子”	(141)
风趣颇浓的娱乐活动	(146)
——赛马、俄多、彝牛、地崩子、甲古	
藏族新年节	(150)
跑马山上的盛会	(154)
——“四月八”转山会	
巴塘“央勤”节	(157)
“呷马日克”节	(159)
雪山草地的节日和庙会	(160)
——赏花节、郎扎热甲节、罗让扎花节、 扎崇节、黄龙庙会、畅坝	
高原古城——康定	(164)
康巴公园——跑马山	(167)
“蜀山之王”——贡嘎山	(170)
名垂千古的重点文物——泸定桥	(173)
康区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	(175)
一颗璀璨夺目的高原明珠——马尔康	(177)
“人间仙境”——九寨沟	(180)
“地上瑶池”——黄龙寺	(183)
“绿色宝珠”——卧龙	(187)
历史古城——松潘	(189)
“蜀山皇后”——四姑娘山	(192)

岷江上游的羌族	(195)
从“羌”字说起	(195)
名胜·掌故·传说	(197)
传统而精湛的建筑艺术	(201)
——邛笼、索桥、栈道		
朴素美观的服饰，巧夺天工的刺绣	(208)
佳肴美酒	(212)
家庭与姓氏	(214)
古朴风趣的羌族婚俗	(216)
羌族葬俗	(222)
歌舞·羌笛·羊皮鼓	(225)
原始宗教·白石崇拜·成年礼	(228)
祭山会·歌舞节·羌族年	(232)
川东南的土家族	(238)
毕兹卡	(238)
名胜·文物·古迹	(242)
居住·服饰·饮食	(246)
土家婚俗	(251)
信仰·禁忌·丧葬	(256)
山歌·花灯·土戏·毛古斯	(259)
摆手舞	(265)
艺术之花	(267)
——西兰卡普		
土家族节日	(269)

——赶年节、四月八、尝新节、牛王节

川东南的苗族	(274)
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	(274)
村寨·房舍·饮食	(277)
信仰·禁忌·丧葬	(278)
服饰·刺绣·蜡染	(282)
饶有情趣的婚恋	(287)
苗家节日	(291)
盐源、木里的纳西族	(293)
东女国的后裔	(293)
宗教信仰	(295)
服饰·饮食·住宅	(298)
泸沽湖畔的“阿注婚姻”	(304)
生育死葬	(310)
一年一度的隆重祭祀——“格姆古”	(317)
摩梭人的春节	(318)
滇北高原上的鱼米之乡——泸沽湖	(319)
德昌、盐边、会东、木里的傈僳族	(323)
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	(323)
服饰与食宿	(324)
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327)
五彩缤纷的婚礼	(329)
信仰·丧葬·禁忌	(333)

节日	(335)
阿坝、凉山等地的回族	(336)
散居最广的民族	(336)
宗教信仰与清真寺	(338)
回民婚俗	(341)
服饰·饮食·礼俗	(342)
殡葬仪式	(346)
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	(347)

大小凉山的彝族

“现在‘彝’字好，米
也有了，丝也有了”

彝族是我国西南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657万人，它分布于滇、川、黔、桂四省区，其中154.6万多人聚居于川、滇交界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自治州，一般称为四川大小凉山。①

彝族的称谓较多，有“诺苏”、“诺苏·泼”、“纳苏·泼”、“罗罗”等等。“罗罗”之称自元代开始，历明清两代，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在彝族居住集中的凉山州，彝族自称“诺苏”。“诺”是黑色的意思，这是因为彝族崇尚黑色。“苏”是“人”或“族”的意思。解放以后，根据广大彝族人民的意愿，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据说，一次毛主席在谈到以“彝族”作为族名时说过：“现在‘彝’字好，米也有了，丝也有了。”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语大体分六种方

①本书中各少数民族人口数字均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言。各方言中有50%左右的同源语词，有25%以上的汉语借词，说明彝语和汉语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凉山彝语属于彝语六大方言中北部方言的一部分。从凉山彝语内部来讲，又可分为“依诺”、“什乍”、“所地”三个土语区。

彝文是我国起源较古的一种民族文字。独具特色的凉山彝族民间传说把它的起源推到了被奉为始祖的曲甫时代，认为是由曲甫祭祀日月祈祷上天降下经书所带来的，还用“飘飘乘轻雾，淅淅伴雨降，飒飒随风落”这样的优美诗句描绘了它从太空降落时的神圣情景。彝文是一种古老的音节文字。到目前为止，各地的彝文总数在万字左右，比较常用者只有一千多字。彝文在早期是统一的，但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各地分别结合自己的方言发展，带上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它的差异性就逐渐大了起来。

凉山彝族来源众说纷云，较普遍的说法是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氐羌南下过程中定居于该地的；另一部分是氐羌南下到达云南，唐代以后逐渐北上该地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支源远相同的氐羌人逐渐融合、演变并吸收了其他一些部落，发展成为现今的凉山彝族。据彝文《勒俄特衣》（史诗）和有关传说推算，彝族的先民古侯、曲涅二系由云南迁入凉山的时间约当唐初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当彝族的先民部落尚未从云南进入四川大凉山之前，邛僰地区（即现今的凉山地区）就已产生了奴隶制。最早反映凉山地方史实的文献是2000多年前的《史记》和距今1500多年的《后汉书》等。据载，早在秦汉时期，凉山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区，居民有邛、笮、叟、僰等称谓。

汉、彝两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经过不断地交

流融合，互相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共同发展并积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

人类历史上的一块活化石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区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彝族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解放前，四川凉山地区和云南宁南县还保持着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社会生产十分落后，奴隶的生活极为悲惨。云南、贵州部分地区还残存着封建领主制度，其它地区基本上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在我国凉山这样大的范围里，相当典型的奴隶制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剥削人的奴隶制度，在黄河流域从夏代开始形成，到春秋之际就已结束。但在这儿却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以后。

据《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介绍，地处封建制包围之中的凉山腹心地区还保存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其原因是，凉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基本上没有造成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大分工，低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而它又完全是以个体小生产为基础的，也就是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生产单位，而所有个体小生产单位又分别为若干个“诺合”家庭所占有或统率。各个“诺合”家庭组成的家支在一定的地区又自成一体，具有自给自足的个体小生产所固有的落后性和保守性。它不需要更多的与外部联系，也很难受到外部的影响。再以包围凉山的外部情况而论，无论是从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还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会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都还是相当低下的，广大农村同样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此，对地处偏僻的凉山彝区所起的影响，便是有限的，更何况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制造民族隔阂和对立；凉山彝族“诺合”奴隶主，又一味妄自尊大，闭关自守，有时甚至聚众袭击外地，大肆掳掠其他民族人口为奴，并严防其外逃，因而加深了彝族和其他民族的隔绝。这就使得凉山彝区几乎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状态，也就成了凉山彝族奴隶制免受外力冲击，得以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解放前的凉山彝族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及一般劳动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关系，是通过森严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的。全体社会成员按生产资料占有和严格的血缘关系划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5个等级。“兹莫”，彝语有“权力”之意，解放前汉语称“土司”。在历史上曾经是整个凉山彝区的最高统治等级，后来逐渐衰弱，统治地盘日益缩小。解放前的几十年间，“兹莫”在大部分地区已经被“诺合”等级所取代。“诺合”，意为“群体”，是主人、主体、黑色的意思，汉语称之为“黑彝”，是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事实上的最高统治等级，约占当地彝族人口的7%，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是生产资料、土地和“阿加”、“呷西”的主要占有者，与其他等级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曲诺”，白色之意，汉称白彝，是被统治者中的最高等级，介于黑彝与“阿加”、“呷西”之间，占人口的50%左右，人身隶属于黑彝奴隶主，住在主子辖区，不得随意迁

徙，每年要为主子服一定的无偿劳役。他们一般占有部分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少数富裕“曲诺”也占有部分“阿加”、“呷西”。“阿加”，意为“门里门外的手足”，汉称“安家娃子”，占总人口的33%左右，无迁徙自由，全年以绝大部分时间为主子服无偿劳役，主子可以整户的或单个的出卖“阿加”。“阿加”的子女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被主子抽作“呷西”，一般有着极少量的土地及其它生产、生活资料。“呷西”，意为“主子锅庄旁边的手足”，是被统治者中的最低等级，约占人口的10%左右，他们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可以被主子任意买卖和虐杀。主子为其配婚成家后即可成为“阿加”。所有被统治等级成员，皆被统治者称为“节伙”。“节伙”有被统治者的含义，以往汉人俗称为“娃子”。

黑彝是崇尚天命论、血统论者，在黑彝心目中，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凉山“诺苏”，黑彝自视为凉山彝族的纯正血统，以崇尚天命论、血统论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保持同所有被统治等级的严格界限，宣扬“诺的骨头贵如金，节的骨头贱如柴”，严禁和“节”通婚或发生性关系，否则被处死。汉文献上就有“黑骨头为主，白骨头为仆”，“黑贵白贱”的记载。社会习惯法保障黑彝的世袭贵族的特权统治地位，规定黑彝不能下降为白彝，白彝也不能上升为黑彝。彝族谚语说：“山羊变不了绵羊，绵羊变不了山羊。”黑彝即使穷了，也仍然是黑彝，不能沦为其它三个被统治等级的人，白彝在经济上富了，也不能上升为黑彝。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血统等级的划分非常严密，例如，在统治等级“诺合”的内部仍有“诺伯”、“诺低”、

“诺比”的区别。“诺伯”被视为道地纯粹的“好骨头”，“诺低”是差次一些的“诺合”，“诺比”是指杂有娃子血统的“黄骨头”。“诺伯”、“诺低”的划分与其经济地位不见得一致。有些“诺低”比“诺伯”富有，但是即使“诺低”在经济状况上超过“诺伯”，如果不与“诺伯”通婚，其社会地位仍低于“诺伯”。再如被压迫等级中也有血统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俄笃伯”（好骨头）和“俄笃低”（坏骨头）之分，前者指彝族血统或早已彝化了的汉人；后者指汉根彝人。无论是“曲诺”、“阿加”、“呷西”，都各分为“软、硬骨头”两部分。

在凉山彝族社会里，奴隶们一无所有，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奴隶主穿棉戴银，酒肉饭饱，而奴隶则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三天吃一顿粑粑，一天挨三顿毒打。”奴隶稍有反抗，就遭受各种酷刑，如锁铁链、套木靴，甚至抽脚筋、剪肉、坠岩、沉水等等。正如彝族谚语说的：“牛羊随主子鞭挞，奴隶随主子转卖。”下面是一首在凉山广为流传，字字浸透血和泪的牧歌：

遍山的羊群是奴隶主的，
冻饿的牧羊人是奴隶主的，
软软的羊鞭是奴隶主的，
只有牧羊人唱的哀歌——
悲痛的歌声才是自己的。

这裂肝断肠的倾诉，正是解放前生活在苦难深渊中彝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心声。

“黑彝的脑壳一般大”

——彝族家支

处于奴隶制时期的大小凉山，历代虽然在名义上有一定的行政区划，有所归属，但实际上却没有统一政权。黑彝按其血统关系“各分其支，各统其众，占山为王，各自为政”。常说的“黑彝的脑壳一般大”，就是指的奴隶主各有各的地域，各有各的势力，谁也管不了谁。

家支是“家”和“支”的总称。传说凉山彝族都是古侯、曲涅两兄弟的后代，传至解放前分别为40代和44代。由于子孙繁衍，其后裔各自滋衍成若干的家。家支的“家”，其意义是“姓”，如罗洪、倮伍、阿俄等等，“家”的下面分房和支，房下是户，一户就是包括父母和未婚子女的一个家庭。房的范围可大可小，少则指一代，多则指若干代。房的增殖和扩大就形成为支。支的进一步发展又可形成为新的“家”。由房、支演变为“家”，一般需经十代左右，故有“九代是家门，十代是亲戚”之说。分家需举行仪式，其法是请毕摩主持宰牲祭奠祖灵仪式，并将所要分出的那支祖先的灵牌，从原来所供的祖先岩洞中移到新的岩洞中去供奉。

每个家支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一般以共同的男性祖先的名字来命名，也有以某个地名来命名的。每个家支都有从共同的男性祖先开始而世代相连的父子连名系谱，彝语称为“次”。在同一个家支内，家支成员有相互帮助和保护的义务。家支内部的事务由家支头人和家支议事会处理。彝族谚

语说：“老虎靠嘴巴，土司靠百姓，黑彝靠家支。”“马有劲在腰上，牛有劲在颈上，黑彝有劲在家支。”家支是黑彝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工具、特权的保障和依恃的力量。“想家支想得流泪，怕家支怕得发抖。”当家支起保护作用时，“便想得流泪”；当家支起强制作用时，“便怕得发抖”。

家支的职能决定了黑彝家支既有家门互助的一面，又有冤家纠纷，互相攻击的一面。氏族的血亲复仇、婚姻事故、争夺娃子和财物、或日常琐事，均可引起冤家纠纷。一经结成冤家，斗争往往旷日持久，并酿成大规模的械斗，故有“山无宁时，民无宁日”之说。某些家支间，存在着世代的冤家关系，个别纠纷曾延续十多代，而黑彝一般是宁愿被杀也不愿被俘。因此，械斗的结果是壮年男子伤亡惨重。到近代，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出于“以彝治彝”反动政策的需要，故意挑拨和制造冤家械斗，使本已频繁的冤家械斗更加炽烈了。

一场大规模的冤家械斗，首先由当事人请头人喝酒，诉说事件的原委，然后经头人们“吉尔吉铁”（商议）后，再召开全家支的大会。会上，先由当事人申诉事件的经过，并请求家支的帮助，接着由头人说明个人纠纷与全家支的利害关系，诸如“不争一穗，十穗被割走；不保一人，全支被杀掠”等之类道理。打冤家之日，往往都要选择日期，有时还举行誓师或赛马仪式，并请毕摩进行诅咒对方倒霉的活动。届时，背上枪支，穿上甲胄，带上护腕，腰插弓箭或弹袋，手拿刀矛，背上飘着牦牛尾巴，一派誓死而战的英雄气概。在号称“惹科”（勇士）的带领下，出其不意，蜂拥而上。